

登

壇

必

究

登壇必究卷十八

淮陰王鳴鶴 編輯

輯馬政說

王鳴鶴曰成周司馬氏掌邦政蓋重武備以平定
中夏威服四夷軍國之要務孰加于此故周官所
載馬政詳哉其言之當是時因田賦出馬馬日蕃
息上下兩利焉嗣是而後漢制牧于民而用于官
唐制牧于官而給于民宋制始牧之在官既滿之
在民最後則市之於戎狄其利弊得失歷歷可考

見已 本朝兼用前代之制酌量經畫豈不欲貽
良法於永永乃其流弊侵淫莫知底止燕代齊魏
之墟編戶養馬百姓竭力傾產以供芻糧一馬斃
鬻三子償之不足萬一倖免三尺而逃亡且縱屬
焉互市之馬徒費中國金繒而黠夷多以下駟應
之卽不然而或飼以泥沙或釘其脊頂飽索高價
方入關而斃不旋踵適重爲邊兵累此又今日之
大患也嗟乎養馬以資軍用資軍用以衛人民而
顧令民困軍困若此識治體者其尙深長思哉

馬政

易說卦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胡一桂曰乾爲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爲馬在春爲良夏爲老秋爲瘠冬爲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衡論

吳氏曰馬力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爲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爲雷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蔡沔曰陽動于下故爲雷雷氣始亨故爲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顙博所謂的顙是也

坎爲水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

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頸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

邱文莊曰易之爲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無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爲乾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象而爲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禱馬蓋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健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而論之健而不怠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食良者察統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謂坤之牝者釋曰具陰之質而其所以爲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屬坤坤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爲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至於馬則其

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偶無所不具
以見馬之爲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
可無而有天下國家者
必畜之以爲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鄭文莊曰馬六官其五者之鄉皆以人爲名而獨
于夏官而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
戎而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
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設所以平諸侯
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爲禮無馬則無
以整戎行而以御戎
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鄙十六井
也有馬一匹四鄙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
也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康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
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
養之年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備
諸教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凌新造
之後末年一至駮苑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
侯之國又以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請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
之於官者齊之駮苑三千舉官民通牧而言之也

邱文燕曰今之中國卽古之中國其古此天地明
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咸謂之
世於天子畿內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
侯國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
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而一邦之
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或爲時
不聞其之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亦聞其爲善
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遠絕哉雖然不
特成周盛時爲然也若夫古之畜地卽今之懷慶
章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卽今之兗州寧海
高密等處之境齊乃有牲之純者至於三千壯而
小者不計焉魯乃有牲之純者至於十六色牝而
駁者不與焉孔子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爲政在
人則是爲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
其地之牧馬宜於
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邶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術文公也其卒章曰鑿

也

雨既零

落也

命彼倌人

主駕者也

星

見星

言風駕說

止舍

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

操也

心塞

實也

淵

深也

駭化三千

朱子曰馬七尺以上爲駭言方春時雨以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勩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牧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駭化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敏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乘三百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
祖天謂龍爲天馬牧馬曰星謂之天烈常祭在春
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子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烈馬星之神也
言田獵各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鄭交趾曰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
主車駕

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
祭馬神而於州縣皆立馬神廟本請此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駒腹幹肥牡馬在坰

林外日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黑鬃有皇黃白有驪純有

黃黃赤以車彭彭盛思無疆深廣思馬斯威善其二

章曰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蒼白有駟

黃白有駟赤有騶青以車伾伾有力思無期思馬斯

才也 其三章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駟背鬃駟曰駟有駟白馬有駟赤身有駟黑鬣以車

釋釋不絕思無駟原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駟駟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陰白有駟形白有駟雜毛

而白素在骨有魚二日白似魚以車祛祛疆徒也思無邪思馬斯

徂行也

未子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感矣衛文公秉心塞淵

而駟化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也

無期思無駟思無邪馬之所以感才作獵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駟化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

誠心以行善政其效若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邱文莊曰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駿而
北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魯公之馬則言其駟而
北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
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牝牡而形質有高下瘦幹
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瘦所育者
皆駿驥之種馬之牡者取其腹幹必肥而張使所
駕者皆驥騄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牝之駿魯之
馬詩人頌其牡之駟意者說于桑田者不分牝牡
辨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復于朔野者持取
其尤高者不以馬各隨其毛色而分別之以見其
成羣如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車馬之用固必
以壯爲貴然非其牝之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
強而盛也詩之駟特言牝而不及牡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值

掌質馬馬量三物

量其才質

如其

一曰戎馬

供武

二曰田馬

供田

三曰駮馬

下材

登壇必究

卷十八

馬政

六

冗事者

皆有物賈

材有美惡 價有高下

綱惡馬

馬不馴者以羣凡 雜之集其奔蹏

受馬於有司者

謂校人之屬受馬 謂國事當用馬者

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齒年毛 色及價直

馬死則旬之內更

受馬在十日之內 死者償之更償也 旬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

十日之外馬死者割其馬耳 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

筋骨來償 不計價

其外否

十日之外則不 償雖皮肉不取

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

吉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 之遠近別識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

若有馬訟

則聽之

有爭馬之訟 則聽其曲直

禁原駘者

原再也一年不 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蚕者爲

傷馬歎

邱文莊曰周人之馬賈於民間故立官以爲馬賈

質之爲言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通蓋馬之材質
有高下氣力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
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
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
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
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
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
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
直易之焉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卒有國
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裕之也必書其
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
色則不敢以駕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
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
責其倍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
恐其詐僞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
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于民而收之於官然
後散之于軍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
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

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倍償如故而兩北之邊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

校人

馬官

掌王馬之政

謂差擇乘養之數

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

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

四匹日乘

一師四圉

養馬日圉

三乘爲阜

馬十匹

阜一趣馬

下士一人主之

三阜爲繫

馬三十六匹

繫一馭夫

中士一人主之

六繫爲廐

馬二百十六匹

廐一僕夫

上士一人

主之六廐成校

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

校有左右

一校分左

右駑馬三良馬之數

六馬其五皆良惟駑馬一駑馬三皆良馬之數也

鄭玄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也

吳澂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廐賦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馬大備也

邱文莊曰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爲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爲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四馬主馬者爲校人親校人所掌者始於乘積而爲阜馬繫爲廐而處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官中之役竊以爲不然詳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卽此戎馬也二曰田馬卽此田馬也三曰騶馬卽此騶馬也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爲王者自整齊之車所謂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車云者先儒以爲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齊者則擇以爲一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馳

者則擇以爲一類而謂之道歟且按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場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爲育種者爲一類可供夫事者爲一類毛足青一者爲一類善於馳走者爲一類可供用獵者爲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爲一類役人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爲一類而其有六類焉況所掌者上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爲先後世乘輿惟牡是用漢人乘牝者爲世所擯况以駕天子之輅乎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馬者賈公彥謂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竊以爲古人質樸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徵謂馬之至良可爲種者邱葵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爲種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蓋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焉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庶幾或有奔蹏而致傾軋耳後世馬佳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

者未嘗用牝而其所謂牝者又往往去其勢前絕其非道馬之所以不蕃頌者坐此故也蓋觀衛詩所謂駮牝三千言牝不言牝可見矣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牝居四之一

鄭玄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廐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駮則皆分爲三焉

賈公彥曰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每馬各分爲兩廐諸侯與大夫每馬直一廐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爲闕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牝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邱文莊曰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牝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

矣後世在官之馬雖有牡而無牧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葦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書則人馬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陰復古者王馬之政修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執

拘也

駒

馬二歲曰駒

夏祭先牧

始養馬者

頽馬攻特

秋祭馬壯臧

善也

僕冬祭馬步

神爲馬

獻馬

見成馬於王

講

簡馭夫

馭車者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濡之時駟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濡之後攻其特爲其蹄不可乘用故驟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國文莊曰馬入於馬不進養於人而人養之于人

蓋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於物所以達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稔育多而息壯哉此戚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義簡習焉不能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則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蓋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

國家每歲春秋立馬神廟亦同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威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民賴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威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于夏之攻特謂之頒何也蓋特之爲言牲也攻之爲言治也鄭司農所謂繫之是也韻書驟搖也俗謂之騶馬之騶者春則向款之使其體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踴奮是以所牧之馬神全而力壯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

其駕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頽也意者六馬之中
惟種與駕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馭不
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
少其牝之多如此將實之何所也

趣馬

趣養馬者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

音稅

之頽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爲六等也駕以
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叙而頽之也居謂牧豕
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歐文莊曰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
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
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豸八月之後陽在地中
則在廐而
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

主賈賣者

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

助也

醫而藥攻馬疾受財

以資醫馬

之

費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

賈也

之入其布

泉也泉即錢也

於

校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崇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敞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疴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者謂之馬醫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奇死生非但於人爲然而於畜類亦莫不然也則官診巫馬之官專掌疾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蓋以馬之疾難於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也其職雖主於乘治然其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四人焉巫馬不遊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於巫禱也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殿蓋得別人意也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可考

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滌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玄曰頒之者授圍人以牧也孟春焚牧地以奈
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滌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
牧牧也

賈公彥曰言屬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
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邱文莊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
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畱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畱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
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
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人
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種穀牧
于坰野豈不以農政既修則馬政自舉乎哉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以擇有木草處以為草
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他可牧請一

切復之立爲馬禁政令異曰欲行

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駢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圍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

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

蘇立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駮始教乘習之也三歲曰駒攻練之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顛動搖則括中耳後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充之也此尤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毒蠹廐始牧夏瘠也馬冬

獻馬

邱文莊曰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之以草春之燥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處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煖之以廐夏之炎也則涼之以廐其養也希無異于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邱文莊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圉官設官以掌正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行教有養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徒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趨馬正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庖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

平聲

牛騰馬遊牝于牧養牲駒

續舉書其數

陳旉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經之使牡者於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較多寡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旉曰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達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蹏齧也班在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系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罔師之所養困人之所養莫不有政馬故班之也班明制而分之之謂息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

戎僕也

及七騶咸駕載旌

折羽曰旌

旅

龜蛇

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撲

卽夏

北面

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駟謂
趣馬主爲諸官駕稅者也

孔穎達曰七駟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駟則六
駟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駟爲七既班馬政乃命
戎僕及七駟等皆以車馬駕又載旌旗既畢授此
七戎之車以其爲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
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陣

鄭文莊曰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
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
設行陣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兵
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與兵之官而又
命掌教之職吁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
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處所及
而勇無不成而武不至驥也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
官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
嬴今其後世亦有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
秦使復續嬴氏之士

昭文莊曰古人調養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
不濟周孝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
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爲政在
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承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

華五監長丞

邱文莊曰太僕屬官掌政服位出入大帑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于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平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也

漢初鑄筴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與驂同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時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遙西邊以邸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眾庶街巷有馬仟伯卽仟之間成羣乘犢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中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萬餘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間官馬及私馬比十萬匹而後出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時令民畜邊縣

得畜牧於邊縣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時令郡毋飲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勅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稱之制也至于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與焉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氏內郡之盛則限庶有馬阡陌咸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皆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置
馬者有罪有以笏候匿馬而嚴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馬籍
民馬以襦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鹽鐵貢出至
門關輸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
之制也

邱文莊曰林駟之言西漢之馬
政始未盛衰之故于此可見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
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鞏頭有正有副

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二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邱文莊曰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承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騄五曰馱騃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邱文莊曰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乘龍廄卽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堡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馬二千
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
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
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
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
歲寧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邱文莊曰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也在
岐幽涇寧間卽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

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
秣者其地止於二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
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犂易一匹
今其地固在其中開用民所不耕者豈止二千二
百三十頃而已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
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
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蓄
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考唐志始曰
置八坊岐麟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
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廩千里由京度瀛置
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由此
以說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啻在岐麟涇寧也蓋
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
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
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約租之地一
且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
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
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于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
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
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監州三監
於嵐州

耶文莊曰監牧有使
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立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
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匹讎一游擊將軍

耶文莊曰此後世
以官爵易馬之始

支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
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支宗厚撫之
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
朔方左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以其直市之每
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兼周不任戰者鬻
之以其錢更市不誤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
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
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按
問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勞僅得
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徒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
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

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馬文莊曰謀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度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甚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襲用宋人罷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攻剽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當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闕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諸練民事臣僚講求利害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

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
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
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
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
德三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
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
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
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鄙者曰戎馬

太宗時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
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徙趙守倫之請於
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
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邱文莊曰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
信爲裁衛民而已太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第
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
遣中使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
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
疆界之設此該不可不爲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
用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
民日耗將用馬以誰倚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莫北燕代馬之所生胡

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陷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庭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昔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

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
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
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
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
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
乎

邱文莊曰覽甌引猗頓畜特之事尤爲切於事情
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爲先牝得其養則生
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
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
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
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慮之以

汗種而欲其在育之蕃多體
力之壯健性習之講伏難矣

仁宗時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
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好
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
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三千不言牝
而言牝則牝爲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
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駒牡馬魯今屬
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

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收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懲庶幾數年之後馬畜

蕃盛

歐文莊曰我

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
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燕燕家
夏之地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
而用兵也未嘗之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
以馬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
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子之
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慮無事之時且爾
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嘗聞天下無難處
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常閉殿之時而豫爲之處
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訪于眾謀不拘泥於
故迹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
利而無害
者出焉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

夫闐然聚忽然散雲奔騖馳炒後掠前此馬之良也
強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逢大呼薄戰
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
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我惟用步所
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邵文莊曰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
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徵兵武
備內疲耆民外善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
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
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請損馬
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祁之言蓋有得于

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服夷狄者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請於西北沿邊一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爲重扼要害爲主惟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竭虜使不敢遠不必深入十兵步及五騎二騎以爲奇而驅馳必精健之足步以爲正而作值皆健鬪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戶之草生外可以免騎上之陪備

英宗時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

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
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
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邱文莊曰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
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
在民者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日久正居安
思危之日修政舉廢之時惟求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
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爲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
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
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制畜養之規修廢
牧之所修廢牧之所堪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
支免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
無損矣

神宗時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買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園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役將可繼乎

鄧文莊曰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
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
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
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雜之繫之皆可善
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蓋馬所以蓄息者以其羣
聚之利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之家各繫一馬而
欲其生息固難矣
況求其皆良乎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
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

年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曠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闕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爲五路委監司經界

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路詔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獨其科賦保馬則是獨其征役

邱文莊曰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額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似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是諸能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指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糶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

民膏失之也夫養馬之令在則養數死必責償一
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償而嗣歲
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
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所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
莫此爲甚朝廷建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爲根
本尚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拯備可乎
知治體憂深思遠者
所當爲之軫念也

哲宗嗣位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
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
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
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閒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
還戶馬于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

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
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
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收事委之轉選官而不專
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
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柵基
草地疆畫俱存使臣牧卒太平猶在稍加招集措置
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
哉

馬文莊曰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
人始創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

爲戶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于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嘆曰朕於是自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與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政然易徵則此教都之民咸戴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并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

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駟曰監牧之置圍師以蓄之使人以視之殊得
以善部蓄有方則以選注之種耳否則貴古於夷
狄而廢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鄧文莊曰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狄互
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于用宋南渡以後失中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兩南夷蓋
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比西北高寒
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
道與掌得人又何患乎

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時郭茂恂言承認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
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

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
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
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眾六年買馬司復
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
制司罰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
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也

邱文莊曰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
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圓
以茶易馬設官率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士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面
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長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西文雖曰宋前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域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

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
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漢書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
使與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
資若道數十州稟程奉食竟圍薪芻之費其數不
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禽因讀五代傳
史唐明宗間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
帝嘆曰夫國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
終馬糧及萬今有岐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此一
是兵養上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
多計一騎上之費可騰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所言
肥墾土而奪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書我豈能
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騎勝然所
畜止于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
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河向以騎士爲生所范

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邱文莊曰古令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濫殺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牧之政以供乘輿之

用凡立仗尚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鄉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跨驢等四衛區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京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尚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二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

亦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馬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木

制兩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時用騎足差不至于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嘗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因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內地而今日則用之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用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稽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具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既存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不長則爲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牧謂養

各有其法，徒散置，或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
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爲一定之法，使之
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罪。故故
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務盡其
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邊圍得馬之用矣。若夫所
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
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
大爲民害，神宗有見，彥博之言，而深仰安石之
議，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於甚
也。今日之弊，已詳之於前矣。然所慮置者，時議以
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查算天下馬
數。某在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
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閑田地，
并可以爲草場馬廐者，假如某縣山額民若干里，
戶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區畧長若干人，
段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
然之法，而立爲牧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
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

卽以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人馬千
匹今卽於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
村五村爲一大廩村帶相去遠者以五六十家七
八十家爲一小廩每廩推其村居以有勳力者一
人爲廩長年老者一人爲廩老無力不能養馬者
數人爲廩卒每廩各設馬房倉囤及長槽大車每
歲春耕之候廩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
禾若干諫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
責罰毋使失時無用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廩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
囤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卽以爲煮豆
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其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
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
必求其良前此例死未償之馬五分鬪其二徵其
二以歸馬種凡馬孳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
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鑲板
以示之凡一歲游乳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趁其時
者有罪凡一日遊草飼料泔水皆有其節違其節

者有罰其房身必冬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
歸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
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存其道其視各家人自
爲養者大不同矣舊制凡羣頭管領驃馬一百匹
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滿
酌爲中制每羣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駒數
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
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廐生駒多許他
廐副官以牡來易每廐兼畜驃驪以馬爲準牝馬
二十畜牡驃一牝驃四所生或驃或驪其數報官
官爲造車遇有短運官物許於各廐起借無事之
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條收以爲餼餉之
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
集寺官俱率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
月開其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
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
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徵寓以官牧之意土
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

有以致馬政之不夫大畧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
纖息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倭
散歸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
責以歸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
馬之給予官軍者多係餘糧撥并老弱廢疾者及至
官軍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
者亦往往有之律之死損數目竝不推除然一軍
之產不滿千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
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
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
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於帳知齒
齡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
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照所共知
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比馬軍皆要攢槽其
餵如始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
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
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
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

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疾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
理雇借與人稍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
其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下借者人共責之
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陪償矣是
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
官軍騎操之馬獨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
得驚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乘之之爲愈也蓋
熟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
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
得也語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
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飭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閑
地爲畜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爲定數不
分衡所除任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
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置大圈以貯草支大
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隨時則檢其所食夜半
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鞭就彼散騎逐事
之時輪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
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

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董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畜不遒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深澗，其間應宜撫大同，延綏，真，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止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阜樞之間，而責吾士卒之陪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若塞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資其出力，以爲中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遷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

軍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
不以爲騎畏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進其出拒之
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
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
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
小我聚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
之長以制之馬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
屈服於我矣 國朝焉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
於本朝其見於諸司職事者有四曰厰牧監換
折糶收買其餘應儀等項各有事例今具列于後
若內苑馬匹則掌於御馬監云

廄牧

王太僕寺所屬十司牧監九十八羣專一提調牧
養孳生馬驛驢牛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
十戶共養一匹每驛馬歲該生駒一匹若八戶不
行用心孳牧致有虧欠例死就便着令買補選官
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木寺每遇

年終比較或羣監官員怠惰或人戶奸頑致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例坐罪

計開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遼東行太僕寺

定遼左衛

定遼右衛

定遼中衛

定遼前衛

定遼後衛

鐵嶺衛

東寧衛

瀋陽中衛

海州衛

蓋州衛

金州衛

復州衛

美州衛

遼海衛

三萬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中屯衛

廣寧前屯衛

廣寧後屯衛

廣寧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廣寧中衛

寧遠衛

遼東苑馬寺 永寧監

清河苑
深河苑

山西行太僕寺

太原左衛

太原右衛

太原前衛

平陽衛

鎮西衛

汾州衛

安東衛

振武衛

朔州衛

蔚州衛

保德千戶所

山陰千戶所

沁州千戶所

寧化千戶所

馬邑千戶所

陝西行太僕寺

平涼衛

陵陽衛

秦州衛

周原衛

陝西苑馬寺

長樂監

門威苑

安定苑

弼隆苑

廣寧苑

黑水苑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靈武監

定邊苑

慶陽苑

同川監

巴上四監

天興苑

永康苑

威遠監

武安苑

隴陽苑

嘉靖苑

熙春監

保川苑

秦和苑

安勝苑

康樂苑

鳳林苑

會寧苑

香泉苑

順寧監

雲驤苑

昇平苑

巡寧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番衛

山丹衛

西寧衛

戶所

古浪千戶所

鎮夷千戶所

莊浪千

甘肅苑馬寺

甘泉監

廣牧苑

麒麟苑

溫泉苑

紅崖苑

祁連監

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安監

和寧苑

大川苑

寧番苑

洪水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監川監

曠川苑

盆水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

清水苑

美都苑

永川苑

黑城苑

計每年比較地方

太僕寺 南京太僕寺

計三年比較地方

遼東死馬寺 山西行太僕寺 陝西行太僕寺

陝西苑馬寺 甘肅行太僕寺

南京應天衛 南直隸宣州衛

山東

濟南衛

平山衛

登州衛

寧海衛

威海衛

熬山衛

靈山衛

安東衛

威海衛

大嵩衛

濟寧衛

臨清衛

靖海衛

奇止千戶所

寧津千戶所

海陽千戶所

膠州千戶所 諸城千戶所
東平千戶所 肥城千戶所

浙江

盤石衛
海寧衛

江西

袁州衛
饒州千戶所

廣東

雷州衛
廉州衛

四川

成都右衛 威都中衛 建昌衛 鹽井衛
建昌前衛 寧番衛 越巂衛 會川衛

湖廣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靖州衛 五開衛
沅州衛 九溪衛 長沙衛 清浪衛

黃州衛 劍鼓衛 永定衛 蕪州衛 平溪衛
永州衛 衡州衛 辰州衛 岳州衛 沔陽衛

常德衛 鎮遠衛 桐橋衛 施州衛 荊州衛

荊州左衛 荊州右衛 襄陽衛 安陸衛

房縣千戶所 竹山千戶所 澧州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瞿塘衛

夷陵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忠州千戶所

雲南

雲南左衛

雲南右衛

雲南中衛

雲南前衛

雲南後衛

廣南衛

曲靖衛

六涼衛

平夷衛

越州衛

臨安衛

楚雄衛

洱海衛

大理衛

大羅衛

蒙化衛

景東衛

瀾滄衛

金齒衛

騰衝衛

楊寧千戶所

馬隆千戶所

木密關千戶所

官良千戶所

安寧千戶所

易門千戶所

相馬說 出安鬢集

夫毛物之類眾矣其引重致遠賦托死生者獨馬可稱故其行也無疆聖人所以取象於坤也是故龍馮骨驥駑馬力庸或重之以千金或勉之以十駕惟伯樂能辨之謂其臟腑理其氣血惟師皇能瘳之況茲爲戎事之本代人之勞其利益非淺鮮也今撫舊聞相其骨毛貴賤以別其善惡云

相馬論 出虎符經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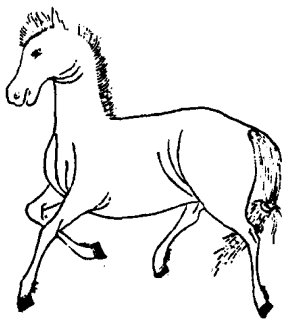
里但數其肋得十卽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里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五百里頭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橫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駒也放尿舉足者善走腹下毛逆生者亦然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者驚馬也鼻中人字者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

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有公王字者二十
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睛多
者膽小多驚目白不深唇不覆口又淺不健食齒參
差不相當背驚馬也凡馬頭欲如側剝耳欲厚小左
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障眼圓欲得滿睛額前錐毛
欲濃盛鼻欲大唇欲緩上唇欲方下唇欲圓口欲紅
并方大舌欲如懸鈎胸欲廣雙肋欲分明蹄欲厚膝
欲高前腳欲直後腳欲曲而開腹欲垂陰欲小肚欲
方脰欲垂足足欲無毛尾欲毛散尾根欲齊梁骨而

粗汗溝欲深膊際橫文欲分明脊欲平身欲短毛欲
細而實此馬之要相也

登壇必死

卷八 相馬



四

腸欲潤應欲平項欲似雞鳴食槽欲寬下唇欲圓
口又欲深上唇欲方鼻欲寬大而如剝兔眼光有
肉無則傷人眼如垂鈴鬚骨欲圓耳如削筒顛骨
欲圓項長鬚細柔欲茸細背欲高并按欲厚青梁
欲平腰要短促現骨欲平肋扇骨密後看似狗脾
腹欲平尾欲端汗潮欲深尾骨欲短外腎欲小屢
似琵琶尾欲茸細後脚欲細曲池欲深鹿節欲曲
節欲近後蹄欲大解骨欲麓節欲近堂骨欲高脚
大而實歷定骨細蹄欲圓
脚欲直膝欲圓鑿肉欲厚

馬忌

石灰泥槽損馬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能避惡
并去疥癬戊寅庚寅日不可作厩作之者一年凶丙
寅日不可出入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
戊午庚子日不取并忌入廐大敗凡養馬之法當擇
日時之良而知所忌

馬毛利害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
旋毛在吻後者名啣禍白馬黑鞍鞍下有回毛者名

頁屍腋下有回毛者各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
名白帶劍汗溝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
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
前膊外從項去到腴腮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
爪黑面白者以上毛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中膊後
近低處毛逆者能行五百里後眼近前低處毛逆者
行三百里後前膊到喉中有逆毛者各印綬能行千
里兼益主也

口齒訣

一歲駒齒二 二歲駒齒四

三歲駒齒六 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 六歲肉牙生

七歲角區缺 八歲六區如一

九歲咬下中區二齒曰

十歲咬下中區四齒曰

十一歲咬下中區六齒曰

十二歲咬下中區二齒曰

十三歲咬下中區四齒平

十四歲咬下中區六齒平

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曰

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曰

十七歲咬上中區六齒曰

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曰

十九歲咬上中區四齒曰

二十歲咬上下盡平

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

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齒黃

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

二十四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六歲咬上下盡黃

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二十八歲咬下中區四齒白

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

三十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三十二歲岐上下盡白

芻水論

凡飲喂芻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
一曰少飲半芻二曰忌飲淨芻三曰戒飲禁芻是故
少飲者飢腸休飲足厓羸休飲足妊娠休飲足半芻
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飽此謂一飲
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教
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潔毛髮須當擇此
謂二飲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

汗不得飲禁芻者膝大休加料騎少休加料交暑休
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驟
四時無患任意騎習矣內經云凡乘者一日行二日
驅三日驟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患病遠
來有汗捧行喘定汗息放鞍卽時放驟繫于迎風勿
近舍簷移時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涼棚面南拴勿
北繫篩簸豆谷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務于潔淨
日令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
疾病有無此謂畜之道也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

脈呼三五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
輪歇后蹄如此則爲無疴之狀是喂飲得其則也是
故觀外形察內受芻水有節飲喂有三使馬驟不致
天橫而終其天壽也

茵陳散

春用

茵陳

一錢五分

連翹

五錢

防風

五錢

俱等

分姜密共煎嚙

消黃散

夏用

知母

三分

貝母

三分

茯苓

三分

甘草

二分

梔子

三分

車前子

三分

大黃

二分

鬱金

三分

芒消

一分

密水調嚙

理肺散

秋用

知母 四分

山梔 三分

蛤蚧 三分

天門

冬 二分

麥門冬 一錢

秦艽 一錢

百合 一錢

馬兜鈴

五分

防己 一錢

枇杷葉 一兩

白藥子 一錢

天花粉

五分

蘇子 五分

乾山藥 一錢

貝母 五分

各等分糯

米粥密調嚥

茴香散

冬用

茴香 一錢

厚朴 一錢

元胡索 一錢

芍

藥 一錢

常歸 八分

益志仁 五分

黑豆 一兩

陳皮 一

錢

川練子 三分

荷葉 五錢

青皮 五分

木通 五分

各

等分葱白三根酒童便各半盞煎嚥

大七傷散

調理羸牛瘦馬添養

知母貝母伴防風青皮陳皮用乾姜虎骨芍藥當歸妙瓜蒌桔梗川大黃豆蔻人參破故紙茯苓甘草使茴香茵陳益智香白芷柘槲官桂廣木杏水
和猪脂煎三沸瘦馬羸牛嚙便康

七補散

治馬七傷及非時起臥

青陳川練子乳沒自然銅當歸川紅豆茴香益杏
仁芍藥并官桂滑石每木通葱酒同煎嚙起臥效

如神

降氣散

治瘡黃

黃芩

黃連

蒼朮

知母

酒炒

黃柏

酒炒

香附子

木香

少許

右件各等分爲末

每服二兩溫水一大盞同調嚙

消黃散

治馬一切熱毒及諸黃腫病

知母

黃藥

子 梔子

黃芩

大黃

甘草

白藥子

連

翹 黃連

鬱金

朴硝

右件爲末每服二兩

密一兩鷄子清一雙漿水同調嚙

雄黃散

塗馬黃腫

雄黃

白芨

白欬

龍骨

大黃

右研爲細末并花水調勻塗之腫處如乾

再塗之

白芨散

治馬肺熱肺傷咳嗽喘息有音鼻流膿涕

白芨

茵陳

梔子

甘草

黃連

防風

各四兩

杏仁

半兩

阿膠

二兩

右爲末每服二兩瓜蒌穢

一個研細水一升煎三沸飽噉

獨活散

治馬五勞七傷腰膝痛

獨活

一兩

姜活

一兩

防風

一兩

甘草

炙一兩

肉桂

一兩

黃柏

酒浸一兩

澤瀉

大黃

一兩

當歸

半兩

桃仁

半兩

連翹

半兩

漢防已

一兩

右件爲末每服一兩水半碗酒半碗同煎三沸熱

嚙之

當歸散

治馬有重勞傷太過毛焦草慢羸瘦病

當歸

沒藥

乳香

血竭

五靈脂

自然銅

同前引嚙之

後溫散

治馬久程陰雨腰膀無力腎經溫痛病

當歸

沒藥

白附子

肉豆蔻

麻黃

白朮

青皮

牽牛

草澄茄

已上九味爲每服二兩

葱三枝溫酒乙盞小便半碗同調草前嚙之

天麻散

治馬破傷

天麻

乾蝎

烏蛇

酒浸去皮骨

天南星 炮 白附子 炮 半夏 防風 蔓荊子 蟬

壳 霍香 川烏 炮 加射香 硃砂 膩粉 已上一

能 調右件爲末每服三錢入射香硃砂膩粉拌勻溫

酒半碗調嚥

硃砂散 治馬瘻蹄 硃砂 一兩 黃丹 二錢 右二味

同研爲細末羊骨髓調勻搽之

治馬傷蹄方 海桐皮 白芥子 大黃 甘草

五靈子 云臺子 木別子 右爲細末黃米一

合煮粥調藥攤帛上於蹄上裹之立效

治馬打破春梁方 馬蔴莧 石灰 已上共搗和

爲丸陰乾再研爲末椒湯洗淨貼之立效

薑礬散 生薑 燒灰 白礬

消毒散 治馬誤食毒草口中吐沫悶絕欲死

白礬 半兩飛 鹽 一兩炒 右爲細末拌勻於舌上塗

之久用甘草末二兩水二升煎至一升嚥之

急救方 行在途間針藥不備用此方治馬起臥

青葱 三枚 飛鹽 半兩 山胡椒 半兩即茱萸也 已上三味

共同搗爛好酒一大碗調煎三沸傾出揚去大氣

帶熱嚙之後不住捧行瀉之大效

千金散

治馬石傷風及諸風病

蔓荆子 旋復花

白殭蠶

何首烏

桑螵蛸

天南星

羌活

烏蛇

沙參

防風

阿膠

川芎

獨活

天

麻 蟬壳

細辛

干蝎

升麻

藿香

右共

爲細末每服一兩溫水一盞調嚙之天陰生薑湯一盞同調嚙之

香薷散

治馬熱症中暑

香薷

黃芩

黃連

甘

草

柴胡

當歸

連翹

山梔子

花粉

以上等分爲末每服二兩漿水嚥

撥雲散

治馬眼障

大硃砂一錢 白礬一錢 白礬五分

乳香

五分

沒藥

五分

爐甘石

三錢

製

已上共搗爲

末白綿紙羅過三次仍插入磁罐內用溫水洗淨
眼然後點之

治馬瘟方 獾肝肚肉去糞煮汁灌之

治馬肚熱結寒顛不食方 黃連一兩 白蘚皮末一兩

油五合 鴈猪脂四兩 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

治馬卒熱肚脹欲死 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嚥立効

馬黑汗方 人腳下汗襪以水二升洗取汁嚙之

馬喉腫 軟物塞刀子露一米刺咽喉卽瘥又方以
乾馬糞置瓶中頭髮蓋之以火燒烟出薰鼻中立
瘥 又方以豬脊邊脂伴髮薰鼻中立効

治馬草結方 以白礬二兩爲末和水齧之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 芍藥 黃耆 當歸 芎

藟 白芷 續斷 鹿茸 黃芩 細辛 乾姜

附子 以上各三兩共爲末先嚙酒令服五錢日
齧三服續疔至方寸立愈

點馬眼方 青鹽黃麩仁 馬牙硝 以上各等分

細研用密煎以磁罐盛水浸點之

馬疥瘡方 硫黃 人髮 用鴈月猪脂熬消及熱
塗之

輯車戰說

王鳴鶴曰善言戎車三百詩言戎車既安而革輅
戎輅與夫六等之數周禮及考工記載之甚詳無
非所以衛卒伍備戰陣者也三代而後鄭用之以
禦北戎晉用之以制羣狄衛青以武剛擊匈奴馬
隆以偏箱平涼州及至馬燧吳淑李綱魏勝輩用
以威服戎虜爲萬全之策所謂步不能勝騎騎不
能勝車此車戰之利其來尙矣然大都宜於平原
夷曠之地行則藉以齎載止則環以爲營使敵人

不得千里長驅其勢誠使若地居險隘是坐困之
道也故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用車者其可不致
審於斯哉至若東南形勢大而山谿之阨塞小而
溝塍之分界卽有車無所用之而况烏夷肆侮趨
悍慄疾雲合烏散非步騎之精銳者不足以挫其
鋒刃故易野車爲主險野人爲主此南北之勢異
也

車戰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秦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黨徒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邱文業曰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轡車戰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樸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三萬人也

邱文莊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麗相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闕道行也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銜軛之上盡有鉉轂曰陷軍之車

朱子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

兵車也

收

五束也

秦

歷緣然文

梁

上斷鈎為者

游環

鞞環也

脅驅

亦以皮為之

陰

鞞也

鞞

以皮二條

為之
綵績

滑白金以沃灌鞞
環作環以相接績

文茵

車中所坐
虎皮褥

暢

長也
穀駕

我騏驎

騏驎馬左
文足白

朱子曰凡車之制廣者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
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
小戎

邱文莊曰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
侯之車二車皆所謂
兵車用以為戰者也

周禮巾車

車官之長革路而漆之

龍勒

以龍文飾馬勒

條

讀為

纓五就

其美纓以條絲飾之而為五匝

建太白

殷之名

以卽戎

邱文莊曰巾車之隨王
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

猶副也

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

猶屏也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元曰此五車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車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布濩之車也
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邱文莊曰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武彘掌者五戎
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
左右持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
車二十五步所謂歛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
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
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
倅車以爲之副貳萬一或攻不至倉皇無倅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

輿後橫木

四尺謂之一等戈

必柄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逝

著戈於車

崇也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戈長八尺崇爲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

肆

入尺

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

倍尋

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

近

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元曰此所謂兵車也及長丈二戈及戟矛皆插車騎之旁也

邱文莊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勾之勾之矣然後及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奮短短以救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

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也矣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瘞也死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一二代擊

其中也。更我師謂

我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

晉大夫

曰：楚軍之戎分爲

二廣

音曠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而說

舍也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雖鳴初駕數及日中剛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邱文莊曰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扶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

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

楚山澤之國車少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是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

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陳佯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養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靡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魋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偏舍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兩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山

及羣狄於太原崇

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險

也以什更

十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爲行陣

步

五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

爲五陳

卽兩伍專參漏也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去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教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樵及五人大率荀吳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

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踧盪騎兵也駭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
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難曰凶器然古人以車戰其坐作進
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
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
風可以死則爲子擊之請矢可以無死焉爲廣公
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
君臣其志在于爭城爭地然於勦敵之人初不迫
於險故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烏散輒進
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標疾遂
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拾吾之長
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
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之法廢矣秦漢以
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槩皆如鄭之禦戎晉
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邱文莊曰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可
也後此皆則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
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

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其布也不威
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
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
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
耒耜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
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爲列國故常有
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
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
之於平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爲
因夷當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
矣所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
名而爲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隘
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
何不可之有嘗謂車戰之法拔用而後亦用之地
有不平物有所扼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
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
彼以萬人之眾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
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扼馬有所制而得

行
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
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第臨曰車戰之制漢尙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輾碾器械止則還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
殺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陸得古法深矣邱文莊曰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大抵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畏懼者矣惟晉馬陸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而人居其中槩鑄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

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賊且前焉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載運者一夫推之兩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欲推行遲滯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痛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榻挽壘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爲五車其於威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爲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爲轆轤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輪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

爲死轂又於地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斷爲二孔用二小斲木條實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與轆等其後橫木上施軟壽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籬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鐵爲利器如耕犁樣冒干交轅之首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也去轅首盡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旁其前後各爲鐵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鐵鎖前係鐵鈎聯車爲管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鐵鈎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轂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鐵駐車時用刀或鎗貫轂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夫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

胸又用木或革爲摺疊屏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彫飾其不可捷斧斷處只用麻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刀斧鑿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羣利

邱文莊曰史馬燧此車卽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標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

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鏡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拊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邱文莊曰敵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銜鞭駕牛布爲方陣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禾中有章詢陣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繼又上車

制國王大智造電擊車然百卒不見於用勇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向未聞以車戰取勝況今日之邊皆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設其車之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爲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諺以車制頌於京東西路使制造而教習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籠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御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入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

執軍器夾軍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
輜重及衛兵餘常車八十乘卽布方陳則四面各二
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邱文莊曰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
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
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劄爲如意戰車上爲獸而木牌大鎗數十垂種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過敵又可
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搶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

邱文莊曰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爲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爲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爲一製爲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解垂毡列槍架砲每兩必須蔽數十人畧如勝所製

者每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糶田所
障蔽官軍俾得耕穫戰以爲陳居以爲營收穫以
爲載不
爲無益

用車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
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
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
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
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
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

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
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
下馳其要害運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
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踴健走追奔馬及馳而
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
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
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太公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
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
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

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下漸澤黑土粘填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卽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

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
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
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
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
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
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
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也

輯用騎說

王鳴鶴曰有步必有騎此用兵之常然步常以正勝而騎常以奇勝故陣法有戰騎遊騎陷騎之設大抵用以衝突馳騁倏往倏來若疾風迅雷掩擊敵人之前後左右以駭其耳目亂其心志使之無所不備而吾以正兵臨之蓋未有不全取勝者雖然鼂錯有云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長技在匈奴自昔已言之矣然則騎戰殊未易談哉況我

國朝二百年來馬政漸弛牧養之法廢蓄之編戶者
鮮孔阜之實得之互市者非乘黃之種一馬或鑿
而受牧者鬻子女償之尤不免於橫法病軍病民
莫此爲甚顧安所取以備戰陣耶方今東北騷動
息肩無日疆場之士日夕介馬而馳樹木者先溉
其根導流者先澄其源用騎而先馬政此根源之
論今日所宜亟講者也

用騎

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
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
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
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充敵人行陣不固
士卒不關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
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
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易四面見敵車騎陷

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傾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險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

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
蒼蘄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
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
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
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
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
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閫將之所以陷敗也

輯奇伏說

王鳴鶴曰夫將家之用兵有節制如古稱五步六步五伐七伐皆止齊焉此正兵之說也三代之時南巢牧野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于後世兵尙詭道乘其不意攻其無備列陣對壘而不以奇伏制勝者未之有也故法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遂與修道保法之訓載之篇中並垂不朽此正而奇奇而正用兵之微權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雖然有韓信之畧而先軍水上可以拔趙幟有

孫臏之智而斫樹白書可以死龐涓不然者而祇
爲項籍之奇王恢之伏爾安能決勝于陷澤而僥
倖于馬邑之誘哉方今海上多事召募遍于東南
烏合白徒未習訓練所謂鼓之不進金之不退猶
慮其在所不免而遽以奇伏之道語之善鼓琴者
不能操不調之絃善將兵者不能馭不習之士是
在司寄者加之意云

奇伏 出武經總要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權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連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爲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于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況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

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爲兩奇一千五百爲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法之所以爲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
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
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
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易也所謂近而示之遠
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
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
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關羽討樊多留兵

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疆而避之者隋李良無與楚
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
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
而勞之者吳子亟肆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
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飢之者晉
文困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
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
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
趨劔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

因地形以爲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謹
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大率溪谷
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
眾也坳澤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
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
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
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隘途深
草者所以伏藏也假竒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
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

食謬號令也山林翳蒼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
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
不相救眾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于懷袖烈火發于
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全校